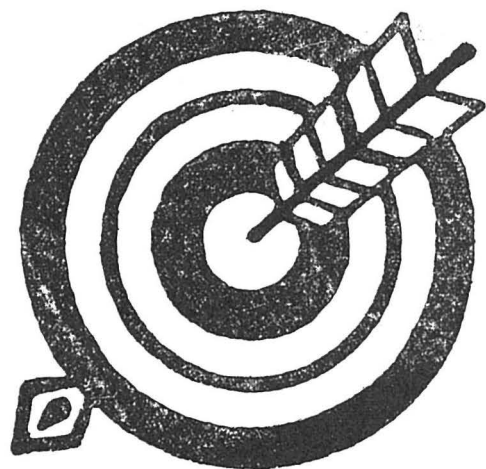




志 宏 詹・

介評說小篇短月每

寫在前面

從上個月開始，「每月短篇小說評介」增加了「鳥瞰」這一項；推出之後，我自己得到很多反應，有些人認為對小說家「要求太苛」，「怎麼能在一個月內評定小說家的創作成績」？我應該說明，這個構想靈感得自「田徑成績統計學家」；這種體育界人士，他擁有各個選手在各種項目每次出賽的成績記錄，根據成績的起降與尺幅，他可以分析田徑選手進步的可能性、預測奪標的概率，並提出專攻項目的建議。

可惜文學並非準確的科學，計量方法對文學批評沒有太多助益，創作的「成績」更是主觀的認定；我自知不能為小說家評定分數，預測進步與奪標（譬如說：文學獎）。但是，創作者的歷程却像田徑選手，他「自己」則是一個項目，精益求精，尋求作品的完美、個人的完成却是可能的。小說家發表一篇文章，猶如又與自己所有的作品「出賽」一次——我在這裏

每個月做一次簡單的 Survey——選手們，是不是會更加謹慎、更有求進之心？

一個月就回顧小說家的創作成績，為期太短嗎？

紀德 (André Gide) 曾經感嘆，只有把自己一生要寫的作品一次出齊，人們才不會誤解他單一的作品。因為每一作品都是探究某一問題的經驗與沉思，只有全部的作品才能完整概括作者對人生的看法。啊！當然，我多麼願意等到作家出齊他的作品，再來論斷他！——但，我如何能够忍受只談古典 (Classics)，永遠不談當代 (J. M. Keynes) 豈不說：「等到長期，吾人都死——」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ie.) 如果，我想討論宋澤萊，討論東年，討論吳念真、陳雨航、黃凡，就又不能不冒「誤解」的風險。

「短期批評」的另一個理由，是「階段品管」的意思。陳映真，是我最崇拜的小說家，檢視他的作品，小說不過二十短篇；但論到六十年代重要的 intellectual 話題，盡在其中。當他「遠行歸來」，重拾舊筆，四篇新小說中，又先衆人一步，探討到經濟社會變遷下新興的問題。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對他的成

就下斷語，但他自稱的「微薄的成績」，實在足令「豐產寡情」的作家們慚愧。我想：如果他，陳映真，未能在每一篇小說兢兢業業，何克臻此？

對不起，我的意思是：雖然「鳥瞰」這一段文字可能太苛，也缺乏深入的評述，又難免於主觀——如果，透過它的，我們共同都關心小說家的現況，小說家也察覺周圍的眼睛，或許小說家將更能拒絕誘惑，勉力創作，不只是你我，不也是小說家之福嗎？

二月份的小說鳥瞰

自從兩大報舉辦小說甄選競賽之後，小說猶如田徑，進入了一種「季節性」的狀態。以小說發表的量來說，每年十月份至年底是個大高潮，三個月之間，兩報發表的小說可以高達數十篇；以質而言，在這個時間內，小說稿沒有人情稿件的臍插，即使小說獎評選結果有其可議之處，水準仍然是最整齊的。小說家們彷彿也受了感染，有些人總在「小說季節」才現身

影，有些人更成了「職業選手」，小說創作的氣氛隨著截稿時間的逼近而日漸高漲。

在小說不「當令」的時候，報紙副刊發表小說的機會相對降得很低，似乎也不太情願；小說家更是好像失去演出的熱忱，無法拿出實在的成績。

二月份，理所當然是個「小說淡季」，各報忙著做春節特輯，時報更加上文學疑公佈其他三項的得獎名單，都佔去很多篇幅。能够找到的小說本已無多，水準之作更是難求。

二月份內，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只發表了鍾玲「灰濛濛的愛河」一篇小說，加上新春特輯裏的應景之作林也牧的「碎團圓」，黃凡的科幻小說「新年快樂」，勉強算是三篇。「灰濛濛的愛河」透過胡適去世一事，描寫大學女生對時代的淡漠與無知，諷刺時下年輕人的逸樂與缺乏歷史感；在我看來，「灰」文並沒有太高的小說質素，作者目的在議論，小說只是她的假借。林也牧的「碎團圓」遠遜他自己的「出診」，成績不理想。黃凡的「新年快樂」當然是應景之作，儘管小說中又可以感覺到黃凡那種動人的情景描摹的能力，還是不值得討論的。

「聯合副刊」小說稍多，計有蕭颯的「啊！那永遠不平的！」，誠然谷的「對小博士的詢問錄」、楊御龍的「送」、金兆的「紅華僑」等。蕭颯這篇小說寫一個受託調查外遇的人的經歷，故事倒也引人入勝，可惜寫的只是「人情」不是「人性」，沒有更高的成就，這篇小說在她的小說中也不是頂好的。誠然谷的「對小博士的詢問錄」是一篇體裁極為特殊的科幻小說，全部是編了號的問句，情節却暗藏其中，佈局、手法都見創意，可惜他也未能在人性上有所闡發，只求情節的曲折，終究淪為一般消遣的科幻小說。楊御龍的「送」與金兆的「紅華僑」也都不理想。

中外文學二月號發表了兩篇小說，其中吳永毅的「等待星星」還算精采，尤其一開頭描寫觀看地圖的一段，真是神來之筆。

民衆日報的「民衆副刊」也有幾篇小說，其中陳煌的「秀枝」描寫一位鄉下理髮廳老板娘的心境，顯示作者的用心與觀察入微。另有王幼華的「風波」，成績更好，我在文後要單獨論它。

找不到現代文學與臺灣文藝，它們到那裏去了？鍾延豪在這個月的民衆副刊有篇「軍伙鄧盛的故

事」，算是報導文學，不是小說之列。鍾延豪的出現才只是去年的事，短短的時間內，就展現了驚人的才華；除了在吳濁流文學獎、時報文學獎雙雙入選之外，並在葉石濤先生編選的「一九七九年臺灣小說選」，個人獨占兩篇。這樣難得的成績，是否能鼓勵鍾延豪，發展雄心、更進一步呢？

令人擔心的：年輕小說家中最優秀的宋澤萊，他到那裏去了？

人海無日不風波

篇名：風波

作者：王幼華

字數：一萬一千五百字

發表日期：六十九年二月四日—五日

發表刊物：民衆日報民衆副刊

—

從「打牛浦村」開始，宋澤萊的作品帶來了一股旋風，他創造了自己全新的小說風格，也貢獻了一系列動人的作品。宋澤萊的特色在那裏？在我看來，最突出的，莫過於他用鮮活的語言（雅俚共存），以說書人的姿態，敍說被他誇張了、卡通化了的小人物故事；他的成就除了在小說藝術本身，也許還兼及時代意義，他故事中的小人物，無疑也是卅年來臺灣經濟社會下的「真實」寫照。我常以爲：宋澤萊的小說藝術，已近人類學之境。

宋澤萊的出現，代表了新生代強大充沛創作力的起點，他們的成就，極有可能將超越前行代之先。而宋澤萊的文體、風格也成爲他人思齊取法的對象，「宋澤萊風」的小說於是相繼發生。

王幼華這篇「風波」，文體與精神多少從宋澤萊作品中得益處；他也發展出個人的特色和長處，但大致上，自己的特色尚未明顯地突現，風格也未能獨立成家。

上個月我已經指出，王幼華是一位值得注意的新人，尤其是他對情景的鋪陳描寫，具有卓越的處理能力，我相信，這一點將在他未來的小說——如果他寫

下去的話——佔重要的地位。以下，我將介紹「風波」的內容梗概，也提出我個人的詮釋與批評。

二

「風波」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的事件，小說採取誇張的處理，一副「這波未平那波又起」的聲勢。

小說中的主角喜新，大部分的情節是用他的觀點來寫的。喜新，是小鎮裏一個布店的學徒，平日遊手好閒，大體上是我們所稱的「無賴」。陳雄，是臺北退學回來小鎮的大學生，頑皮之心仍然按捺不住，大體上也是「無賴」。兩個人鬼混在一起，倒也合作無間，其樂融融。雄仔受過一點高等教育，頭腦靈光得多，一切無聊勾當都是他的主意，喜新也沒什麼意見，兩人一搭一唱，在各處閒逛。

故事一開始，喜新正在榕樹下的躺椅午睡，做了一個惡夢。夢中他在一個黑暗的工寮裏，手拿一枝木棍等候陳雄；過了許久，工寮門忽的開了，陳雄匆匆進來，丟下一隻大狗來，要喜新打死牠做爲一次「練膽的試驗」。心虛的喜新根本下不了手，不是打不準

，便是打不重。陳雄看不過去，大吼一聲衝過來搶去木棍，強烈凶猛地與雜毛狗纏鬥起來。

正在這時，喜新「好像看到滿屋子都是血紅紅的，一陣火燒的焦臭味忽然傳來，使他略為清醒些。」原來工寮竟然失火了，在火光、煙霧、與人們救火的騷動聲中，陳雄繼續向狗進擊，終於一棍打在大狗的腦袋上，畜牲哀吟了兩聲矮倒下去，血液從白牙中殷殷冒出；陳雄上前再補一棍，背脊骨裂的聲音清晰可聞，可憐的畜牲終於斃命。

可是火勢也烈，煙霧嗆人，兩人走到門邊，這才發現門拉不開；煙霧愈濃，火舌逼人，死狗的鼻孔溢出血珠，門却「變成一道牆那樣紋風不動」。

這一驚，竹椅呀呀然響起來，喜新才醒了過來，想起昨晚被陳雄說的殺狗故事所驚嚇。

「幹伊娘！」喜新用手揉揉隱隱發疼的胸口，想，剛才做的那個鬼夢，一定是那隻死貓在我身上踩過才會這樣。

一個「練膽打狗」的惡夢，已經簡潔地交待了兩個無賴頑皮的心情，彼此的主從關係（永遠是雄仔的主意），平日的無聊勾當，以及兩個無賴的性格（喜

新是優柔寡斷、狠不下心的人，陳雄則是詭黠多計，敢做敢為的人）。

三

第二段一開始，場景擺到小鎮上的忠義國術館裏，館主崑仔師十幾年來靠著揉骨和跌打損傷膏藥，混過簡單的日子。陳雄是崑仔師的侄子，當他掀起花布簾子走出來，發現客廳裏太師椅上多出一位瘦乾年近半百的男人。

這人是崑仔師特地從三重埔聘來的師傅欽叔，彷彿負有什麼神秘的任務，但崑仔師只說打了一個五十斤重的鐵獅頭，要請欽叔在第二天保生大帝生日時，在慶裕宮前耍耍。

陳雄心存懷疑，但喜新又來找他出去，此處便按下，陳雄和喜新便跨出國術館，奔向鎮上來。

「一個神秘的所在。」

帶你去一個查某，又是陳雄的主意，喜新懵然全不知情，只能跟著他拈手跣腳地來到「吃菜姑」的廟旁，兩人小心翼翼地摸上牆頭趴下，喜新這時仍然不知陳雄的意圖。

「她？打水？喂！」

「莫急啦。」

「……………」

由於專注和屏息的等待，時間好像烏龜那樣小心謹慎慢慢的爬了起來。終於，一位年輕尼姑提著錫製水桶出來，「注意看喔——注意看喔——」陳雄提醒喜新。

正當喜新全神盯著她看的時候，陳雄猛然從樹上跳下去，尼姑聽得聲響，猛回頭正對著呆瞪的喜新。一場混亂，尼姑驚駭的大喊，陳雄則要他快跑……

「喜新慌慌張張摔在硬地的時候，胸部那邊好像被大力的打了一拳，心臟也撞的停了兩下。也就在這時候他想到兩件事。第一就是他跳下來的時候，因為腳不注意被樹枝鉤到才會摔倒的，否則憑他喜新練了多年的輕功怎會如此……第二就是那個看起來有點面熟的尼姑，原來和他工作的布店裏的一個塑膠模特兒在沒有帶假髮的時候簡直長得一模一樣……」

讀到此處，令人捧腹不已，嘲謔至此，作者的喜劇才華是可以看見的。

四

主戲降臨，是在第二天保生大帝誕辰的日子。忠義國術館因為鎮西開了熊標國術館以來，生意和威風都被搶盡了，因為館主熊貓師是全省國術賽重量級的冠軍，年輕人莫不倒向他那邊去。這次，崑仔師請得欽叔來，師兄弟們摩拳擦掌，一付預備重振雄風的氣概。

鑼鈸喧喧嚷嚷的響著，隊伍來到慶裕宮的廣場，熊貓師和崑仔師的兩條獅子站在廣場中央空地，便「赫赫煞煞的擺開陣勢舞將起來」。

一邊，熊貓師的紅頭獅威武活跳的舞將起來；另一邊，欽叔的青面獅擺起來却緩慢游移，鑼雖是敲得狂響，獅子還是沉沉的搖頭擺尾，看熱鬧的人羣忍不住竊笑起來。

誰知道，欽叔另有妙計：當紅頭獅表演猛獅打滾，一滾翻到青頭獅的腳邊，青頭獅忽的一脚踹了過去，紅頭獅獅頭一跛便倒了下去，衆人鼓掌歡笑起來。翻爬而起的獅頭，大吼一聲，巨口亂張，對準青頭獅的臉撞過去——

這才是前文伏筆的交待，忠義國術館打製五十斤的鐵頭獅，舞起來根本無法靈活的青面獅，這一撞便撞出真章來了。

「哎啊啊——」

紅頭獅的臉忽然從額頭王字那兒裂了，木漿粉屑的獅頭斷了開來，熊貓師怔然的方正大臉從獅頭裂處亮了出來，呆立在那裏……

於是，兩館徒生一起出動，蜜蜂般地打將起來，慶裕宮前鬼哭神嚎，不久警察便到了。

小說進入尾聲，事情過去一個多月，陳雄又插班考進一所大學；兩所武館達成和解，欽叔在派出所關了十天；喜新少了半隻耳朵等等，一切又是大小風波。午後時分，喜新搬著竹椅到榕樹下打瞌睡，在吱吱呀呀響的躺椅上舒舒服服地翻了一個身，一切又似平靜。

其實不然，因為一隻貓又蹲在土牆上盯著他笑，他氣恨恨又翻起身子，一脚却踩在番鴨的糞上，他跳起來，貓越牆而去，衆番鴨怪叫四散……

這就像喜劇片的結尾，永遠無盡的荒謬與紛擾，沒有真正的平靜的時候。

五

小說第四段的小標題「人海濶無日不風波」，點出了全文的主旨，「風波」雖然是指慶裕宮前雙獅大戰，但嬉嬉鬧鬧的日子何嘗結束？小說結束前，喜新又一覺醒來，阿旺叔的貓還是眯著眼衝著他，一羣黑肥的番鴨搖搖擺擺走過他的竹椅前，高昂著扁闊嘴巴，像閱兵一樣意氣洋洋。

「噢茲，噢茲的有幾隻竟然大大方方的一面走一面迎著風，拉下一團團黃綠綠的屎來。喜新仰過頭雙手重重的打了一下自己的臉孔，死命的揉了一下那隻黑耳朵。真是可恨啊這些鳥獸！『哇啊！』的一聲喜新從竹躺椅跳了起來，腳板踏在新鮮的鴨糞上，黏黏熱熱的，使他簡直不想彎身下去檢拖鞋，阿旺叔又跳過牆去了。衆番鴨喫了一驚，紛紛怪叫幾聲，拍著翅膀四處逃散去了。」

又是一次風波？是的，對喜新這樣的人物而言，一日的大事僅止於此了。作者反諷地說「人海無日不風波」，正是說一切風波不過「庸人徒自擾」而已，推進哲學的境界，也許可以說，一切的紛擾來自於人

心本身，無常的心乃有無常的人生。「風波」從小人物入手，反諷的筆調，卡通化的人物表現，無非是表達了這一層意義。小說最前、最後，都安排了一個場景，一位駝背偻偻的老太婆，蹣跚於人少車稀的柏油路，緩緩遠去；相對於劇中人不安焦躁的心，這是不是「常」不變的那一部分？

小說的成就也許主要在技巧，「風波」文中的角色，使我想起史坦貝克(J. Steinbeck)的「薄餅坪」(Tortilla Flat)與「製罐巷」(Cannery Row)。史氏在二書中，以極其風趣溫馨的筆法，把人們眼中的酒鬼、無賴、妓女寫成聖徒與瑪麗亞一般——他(她)們都是如此真實而善良，比有地位有尊嚴的人更可親，如果我們以另一個角度去看的話。

「風波」也是一樣，它把小鎮裏遊手好閒的無賴寫得如此樸真(Native)如此無邪(innocent)，正反雙方幾乎無一人是壞人，所有衝突也不造成傷害，就像卡通片一樣。

小人物的大志，在崑仔師而言，不過是爭回被熊標國術館搶盡的威風。但理想的實現何其困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敢向全省國術重量級冠軍的熊貓師挑戰。

，遠地裏請來「瘦筋筋」的欽叔，共商大計，一片「虎膽妙算」的氣氛，最後設計出五十斤重的鐵打青獅頭，做為挑戰的「秘密武器」。這一切，細緻的描寫，戲謔又兼嘲諷，但劇中人始終一本正經，終於雙獅大戰慶裕宮，歹陳雄巧使連環計，一切起了大「風波」。

小說家的冷眼，把人生做成了縮影，一切爭執多少是可笑的；就如同站在月球上看時，美蘇超強不也只是青面獅和紅頭獅之爭而已。

我一再說，王幼華的情景鋪陳，鮮明突出，令人如歷其境。小說開始夢醒時，拾拖鞋擲貓的一場是個例子；小說將盡，翻身嚇走番鴨又是一場好例子。

有時，他犧牲了觀點的一致，求得部分電影的映像效果。譬如小說開始，先寫一場夢境(並未點明那是夢)，跳過來本應寫喜新在竹椅上呀然驚起，但他沒有。他先讓惡夢的色調一變，鏡頭轉到一條被踏走得只剩下稀稀疏疏柏油的馬路邊，一隻白色小土狗興緻勃勃地在各處聞聞嗅嗅，「忽然的牠注意到馬路前方不遠，有一個身體慢慢的移了過來。」鏡頭跟著走，小狗躊躇心焦的站在那裏，鏡頭對準，看清了是一

個駝背的老太婆；老太婆繼續移動，鏡頭特寫「她腰部以上彎曲下來的身子，和土地成爲好像兩條不會相交的平行線那般」；鏡頭再跟著老太婆轉，轉到路旁大榕樹底下，樹下躺著一個人。——這時，喜新歪歪頭，口中的吐沫猛然吐出來噴在地上。「幹伊娘！」惡夢驚醒的喜新，才和前段夢境內容銜接起來，視覺效果鮮明深刻，真是精采。

讓我也對這位有才華的新人小說家做一點苛評。

「風波」對小鎮裏的小人物，簡單的幾個故事，刻劃得如此有力，角色那樣「生猛」，諧謔的語言襯合了喜劇的效果，我認爲作家是秀異的。

然而技巧是爲內容而生的，形式是爲機能服務的，整篇小說最大的弱點在於缺乏深刻的哲學內涵——我知道有人會反對這句話，但我也同樣反對他的反對

。「詩言志」，小說何獨不然？我不太相信「以情載道」的說法，也不太相信「文不載道，道在其中」的說法，如果是這樣，作者對文學便沒有貢獻，有貢獻的豈不是發現道在其中的讀者？

也就是說：「風波」一文，固然我可以爲它演義出「紛擾何自？本自人心」的暗示，並不意味著兩者之間有其顯明的必然關係——分析起來，優點這麼多，讀起來感動却很少，這便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宋澤萊風」是另一項缺點；我覺得王幼華的長處在場景不在人物，宋澤萊那種誇張扭曲的卡通人物並不是王幼華適合掌握的；我覺得，不管這些相似是自覺或不自覺，王幼華都應該另闢新徑，發展他個人的有利因素，他絕對可以成爲年輕一代最有才華的小說家之一。

書是人生錦囊，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連手續費都不必的——讀書就有這麼好！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5元